

# 万国魔术大会的获奖魔术再次重现人间?



魔术小说

张海帆著  
四川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2009年的春晚，捧红了刘谦，也带动了全民的魔术热情。一场普通的电视魔术表演，却牵出八十年前一位魔术奇人的神秘故事。

一位中华古戏法的神秘传人、一部失传已久的明代魔术奇书突然现世。引发官、匪、西方列强拼死角逐。

他用表演唤醒民族斗志，被西方顶级魔术界尊称为“大魔术师”。

他的身世，却隐藏着一个惊天大秘密，因此他必须拼尽全力，上演一场挑战命运的终极连环魔术！

2009年的一天，我受邀参加一个电视魔术秀的评选，当评委，这并不是因为我懂魔术，也不是因为我有名。我去当评委，纯粹是一次商业利益的交换，因为某个大公司赞助了这次电视活动，我作为大公司推荐的人选，这才去做了所谓的评委。

评委席上有两个有名的魔术师，才是真正的评委，一个来自台湾，叫罗真。另一个职业魔术师评委来自香港，叫Robert，是不用道具的魔术师，全凭手法，很厉害。

说实话，我心里觉得这次节目中表演的魔术不过尔尔，我有点疲劳，只能强打起精神。可奇迹就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发生了……

第三号魔术师，姓陈，年纪不大，长得有点滑头，他表演的魔术有一个互动的环节，需要请一个现场的观众上来配合。我暂且叫他陈英俊。

魔术需要观众配合，陈英俊指了一个坐在评委席身后第二排靠边的一个男人上来。这个男人貌不惊人，年纪三十出头的样子，打扮和所有现场观众一样，上身一件白色的节目宣传T恤。一双眼睛亮晶晶的，看着很有精神。我姑且称呼这个上台来的现场观众叫观众甲。

陈英俊絮絮叨叨没完，全都是废话，好不容易总算进入了正题，一抬头，要让观众甲配合着做事。观众甲却没有搭理陈英俊，而是站出了一步，冲着摄像机笑了笑。这举动肯定要抢了陈英俊的镜头。

正当我奇怪的时候，观众甲双手一抬，捏着双拳平举在胸前，突然双手一张，只见两个火球从他的手中腾地一下蹿起！两个悬浮在观众甲手掌上的火球，

炽烈地燃烧着！

观众甲微微笑着，双手猛然在火球下方一交叉，“刷”的一下，又变出了两个火球，一共是四个火球，一字排开地悬浮在空中。

现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，短暂的惊呼之后，硕大的摄影棚中一下子鸦雀无声。陈英俊张大着嘴巴，手中的纸牌噼里啪啦全部掉在地上，他根本无法相信自己叫上来的观众甲，会突然玩出这种花样。

观众甲双手一抬，那四个一字排开的火球渐渐升起，在空中缓缓地转动了起来，四个火球都沿着同样的轨迹，在空中画着一个圆形。

观众甲双手高举，似乎在操纵着这四个火球，突然双手又一交错，空中那四个火球，“噗”的一声，各自分裂成了两个，一模一样的大小，继续旋转着。

“啊！”所有人都看着空中八个火球，从心中发出无比惊讶的声音。

罗真和Robert如同丢了魂一样，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抬头看着空中旋转的八个火球，呆若木鸡。

观众甲双手一转，八个火球立即转动得更快，在空中形成了一个明亮的火圈，前后翻滚着。

观众甲大叫一声：“去！”

那火圈竟直直地向观众席冲了过去！观众席中惊恐的叫声响起。观众席太挤，根本没有人有时间起身躲避。

我跟着那个火圈看去，那个火圈越过我的头顶，离观众席上的人只有两米距离的时候，突然“嗵”的一声，化成了一片白色的烟雾。

惊魂未定的观众席中，有人吓得哭了起来，也有人拼命地鼓起掌来，更多的人是惊叫。

导演、罗真和Robert，三个人几乎同时要往台上冲，可是观众甲双手一压，只听“啪啪啪”连声作响，从他的脚下爆起大片浓浓的白色烟雾，顿时将自己遮住。

等白色烟雾慢慢散去后，舞台上导演、罗真和Robert都牢牢地抓住了一个人。

这个人不是观众甲，是陈英俊。观众甲已经消失在那片烟雾中。

导演、罗真和Robert见是陈英俊，几乎同时问道：“刚才那个人是谁？”陈英俊连连摆手：“我不知道！我不知道！”

导演叫着：“这不是你找来的人吗？”

陈英俊已经慌了，顾不上自己的形象，颠三倒四地嚷道：“我今天上场前，他说他喜欢我的魔术，让我在互动的时候，叫他上来！他还给了我一千块，说就是想上电视露个脸！我以前没有见过他！我根本不认识他！”

录制中断了，谁都不相信自己看到的是真的，这是奇迹，是个梦。

我忘了我是怎么回到家里的。看了看时间，刚好是夜里12点多。我没有困意，大脑里不断重复着节目现场的画面，精神亢奋得要命。

我拿起包，打算从里面摸出烟来，狠狠地抽上一根，可烟没有摸到，却摸到了一个不属于我的东西。

一个金属的圆牌，应该是铜制的，上了年代，外观非常老旧。从铜牌的风格上判断，像是外国的东西。

我的包里怎么会有一个铜牌？我立即想到了观众甲。

我不敢怠慢，给Robert拨打了电话，说我的包里突然有了一个古怪的铜牌，绝对没有见过，会不会是观众甲留下的。

Robert在电话里兴奋地大叫，把我的耳朵震得嗡嗡直响，

他要立即来找我。

凌晨一点，Robert赶过来和我见面，和他一起来的，还有他的经纪人，以及台湾魔术师罗真。我们在建国饭店大堂一角坐下，我拿出那块圆牌，递给Robert和罗真看。

他们两个人端详了铜牌很长时间，不停地低声商量，最后Robert告诉我：“这是万国魔术大会的铜牌，相当于季军，万国魔术大会是英国人办的世界级魔术师比赛，这块铜牌至少是八十年前的东西了。”

八十年前那就是一九二几年的东西，怎么会出现在我这里？

Robert介绍，万国魔术大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停办了，从此再没有恢复。据说曾经有很多惊人的魔术表演，必须用奇迹来形容，直到现在，万国魔术大会很多获奖魔术的表演过程仍然是个谜。当然不是没有人知道，而是被魔术师们隐瞒了，也许重现任何一个魔术，都能震惊世界。

罗真补充了一些，他调查过民国时期魔术的情况，根据他的记忆，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好像派中国的魔术师参加过万国魔术大会，但成绩如何，却没有资料显示，似乎被人为删减了。

我疑惑不解：“难道那个观众变的魔术，就是万国魔术大会获奖的魔术？”

Robert和罗真都认为可能性极大，节目现场的火球魔术已经超出了他们认知的范围，现在唯一要做的，就是等待，观众甲既然把铜牌给了我，很有可能会再与我联系。

他们把铜牌还给我了，让我好好保留，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，略有遗憾地各自离去。

可是以后的一个多月，观众

甲并没有和我联系，我们都以为，这件事情可能就这样结束了。

一个周六的下午，我意外地收到了一个国外寄来的特快包裹，奇怪的是，没有寄件人。

打开这个包裹，里面是一叠厚厚的信纸，上面用钢笔写满了中文，字体工整，一丝不苟。在这个网络时代，我都很少用钢笔写字了，一律用电脑敲键盘打字。真不知道谁还这么复古，用钢笔写这么厚厚一叠。

但我丝毫不敢马虎，马上走进书房，耐心地阅读起来。

这是一封非常长的手写信，开头写着：

亲爱的张先生：  
你好，我也姓张，很高兴你能看到我这封信。我现在在伦敦。  
你一定已经看到了铜牌，相信你和其他魔术师商量过，了解到它是万国魔术大会的铜牌。我给你写这封信，是因为我了解到，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，也是一个低调的作家。

我作为一个中国魔术师的后代，有必要用亲笔书写的方

式，告诉你一个关于中国魔术师的故事。这是我爷爷的遗愿，他要求他的子孙，只有在中国全民魔术热的时候，才能讲这个故事。我很高兴地看到，中国现在是全民魔术热，使我能够有机会亲笔写出这个故事。

可是我不擅长写故事，文笔也不好，希望你能够按照我所写的事情，帮我整理出一部文学作品，我的使命只是告诉你这个故事。

好了，废话不多写了，故

事正式开始。

.....  
这个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，1926年的一个秋天，北平市天桥，有一个神秘的陌生人突然出现……

# 关键时刻，号长杨敬财挥舞大刀冲上敌堡



纪实文学

## 号长杨敬财关键时刻冲上敌堡

7月5日，第8军对松山的首度攻击开始了。

拂晓前3时15分，军长何绍周下令炮兵集中火力轰击松山、大垭口、滚龙坡，施行区域性破坏射击。在松山下方千余米处丛林中待命的我冲击部队，感到了来自大地深处的震撼。

5时，荣3团依炮火射击的效果，以第一营在右、第二营在左，开始从松山东坡向山顶运动，部队变成战斗队形交替掩护前进。此时正值雨后，坡陡崖悬，路滑地烂，战士们手脚并用地朝山头攀爬，感觉困难，但不时遇到浓雾，而且又有粗大的树木遮蔽，对我军的进攻很有利。在开阔地带，战士们以树枝伪装匍匐前进，进入山雾或有树木遮蔽时则跃进快跑前进。进入距敌人阵地300米处，待炮火延伸后，一举突入敌阵，于5时40分占领了子高地前沿阵地。

但因敌高地堡垒坚固，我炮兵火力未能完全破坏。敌堡垒中，原先在下层工事躲避炮击的日军此刻已进入射击位置。40分钟后，荣3团攻击部队伤亡甚重，不得已，难以坚守的部队又退下来，在松山主峰下约100米处的山腹隐蔽，就地构筑简易工事潜伏，准备再行攻击。

据荣3团上尉副官崔继圣回忆：

在这次战斗中，从右翼前进的第一连被日军发现后，以炮火和机枪近距离向我射击，一连的官兵大片大片地倒下，连长受伤，部队开始溃散。突然，位于攻击部队后方的号长杨敬财站起身吹响了冲锋号，正在卧倒避弹的士兵，

精神倍增猛然奋起，意欲溃退的士兵立即回头向敌人阵地冲去。日军忙集中火力向杨敬财射击。霎时我军杀声四起，压倒了敌人的枪炮声，越过了敌人的铁丝网和各种障碍物及战壕，从右翼冲上了子高地前沿，和冲出来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。

就在这时，几个一直隐蔽的侧面敌暗堡突然吐出了火舌，向我第一连扫射，眼看我军又要被击退。杨敬财挂起军号，雷声似的大吼：“一连的弟兄们跟我来！”抽出背在身后的刀挥舞着率先冲上敌堡。喷火手用火焰喷射器抵着敌堡枪眼喷射，只见堡内几个火球冲出来，在地上来回滚动，发出可怕的惨叫。杨敬财和战士们用大刀对浑身冒火的日军一阵猛砍，只见几个日军的头像西瓜似的，滚落在地上。我军占领了前沿阵地。

所有这一切，陪同美军顾问观战的崔继圣在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。当时温夏克少校在崔继圣旁边高兴地跳起来，用手拍着崔继圣的脊背高兴地叫道：“Bugler(号兵)顶好！”

## 远征军滚龙坡之战为何功败垂成

7月7日清晨，第82师长王伯勋下达了作战命令：第245团第3营迂回于敌左侧牵制吸引敌人兵力；荣3团并指挥荣2团第3营包围攻击子高地；第246团一部攻大垭口、红木树之敌，主力由小利刹、核桃箐一线进攻滚龙坡甲、乙、丙、丁等几个高地。怒江东岸重炮兵及第71军山炮连以主火力破坏滚龙坡；一部破坏松山阵地，而后以一部压制增援反扑之敌。第5军山炮连归第246团直接指挥。

傍晚5时开始，怒江东岸和竹子坡炮兵集中火力轰击滚龙坡阵地。19时，第246团主力利用炮击成果，从西南方向核桃箐、红木树一线对滚龙坡发起攻击。初期进展顺利，20时一举攻占了丙高地，随即突击乙高地而占领之。但其他两个高地上的敌堡堡垒难以攻克，许多士兵被来自堡中的“火镰”拦腰割倒，整个部队形顿时大乱。敌侧防阵地却毫无顾忌地袭击进攻部队，并以强大的火力阻断增援。第246团还来不及重新组织起队形，几十名日军已冲出堡垒对我实施反冲击，使部队伤亡惨重，只得于拂晓退回公路南侧，就地构筑工事。该团另一部攻击大垭口，已接近敌人3座堡垒，因主力攻击未达预期效果，受敌交叉火力之射击，无法立足，于次日拂晓退回。

在滚龙坡东坡，荣3团赵发华团长亲率3个连队，利用炮击成果进行正面强攻。战场上硝烟弥漫，双方互投手榴弹，火光不时升空。入夜后，枪声稀薄，次日凌晨仅有5名伤兵退回，先头营的其余200余人均无动静。据伤兵报称，子高地中央有一大地堡，攻至该堡垒近旁，敌紧闭堡垒门户，没有活动，而四周暗堡辐射火力不时袭来，密不透风，因难于固守只得退回。

从阴登山顶部向高地攻击的荣2团第3营，也无进展。

第8军两度进攻，均以冲击日军主阵地为目标，未达到预期效果。究其原因，在松山方向，是对日军阵地火力情况基本不明；对滚龙坡方向情况虽有一定掌

握，但因其阵地前、阵地内火网严密，占领局部阵地后很难扩张战果。日军的反斜面阵地尤其巧妙，不光从高地脚向高地顶射击，还在背后之高地斜面上预设火力点，当我步兵通过后，以一部阻我预备队投入，一部从我步兵背后射击，因此即便部队占领阵地，也难以立足，伤亡之大，出乎意外。

何绍周亲临一线观察后，召集师团长们研究对策，总结改进战术。

根据进攻情况判断，不能仅以占领制高点作为目标，因为占领敌人阵地毫无用处，反倒成了负担；必须攻克其堡垒，全歼守敌，才能真正占领阵地。具体方法是：采取限制目标之攻击法，逐步攻击敌之据点；占领高地以占领高低棱线为满足，绝对禁止突下反斜面，避免反斜面敌人之袭击；占领高地棱线之同时，应以有力之兵力占领敌工事，逐步严密肃清壕沟及掩蔽之敌；对敌堡垒务必以炮火先行破坏。

对进攻重点，仍决定以主力

攻击滚龙坡，再求逐步推进。

## 过怒江前，远征军第307团将士们喝鸡血酒壮行

第307团是奉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命令，由惠通桥渡江，于7月8日夜抵达腊勐街的。而后，根据前两次攻击经验进行战前模拟教育。

后来，第8军的全部兵力都是这样“添油式”地注入松山战场，每一名士兵都对过怒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，因为这条江成了从和平跨入战争的临界线，而约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再也没有跨回来，所以也可以称之为“生死线”。据几天后渡江增援

的第103师第308团（团长文安庆）士兵袁德均回忆：

“过江前，我们军长何绍周、副军长李弥都讲了话。他们讲话的中心意思就是让大家不怕死，抗日救国。誓师大会后就打牙祭，吃肉，喝壮行酒。排里分了一坛烧酒，排长派人买了一只公鸡，宰了，弟兄们一起喝鸡血酒。我喝着喝着就哭了。我想这回准得死在江对面，我倒不是怕死，是因为再也回不到家乡了。”

“过江那几天正下大雨，左右的山都遮没了，到处白茫茫一片。山头上在打炮，不像战场，像半空中打雷。后来雨停了，云露出一条缝，我们才看清那座松山。我的娘！难得能望见的帽子，上面那半还罩在云雾里。怪不得第71军吃了大亏。”

对比十几天前荣3团刚开至松山时官兵们的傲气，可见即便是同为第8军的部队，在自信和士气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。

第307团副团长陈一匡（又名陈伟）记得，该团通过惠通桥时，因桥身曾经炸毁，工兵在仅存的铁索上铺了一层薄板，两侧没有护栏。人马通过时，桥身震荡摇晃，只能缓步前进，人夜才开始从拉孟川小路取捷径登山。因山路崎岖，攀登上十分困难。由江边到腊勐街有近十公里，全团彻夜强行军，士兵疲劳不堪。

鉴于新生力量到达战场，何绍周再次调整了进攻部署：

将第307团移至核桃箐担任主攻任务。并将第71军山炮第三营（欠一个连）移至竹子坡附近占领阵地，该军山炮第一连移至山炮阳登山占领阵地，以支援第307团攻击滚龙坡。预定发起攻击时间为12日15时。